

十一月初的侵晨，街道仍然漆黑，但是風已經刮起來了，雜貨店老板莫理士·普伯有點意外。他彎身在路邊拖兩個牛奶箱子時，風把他的圍裙，吹到臉上去了。他氣喘喘的把這兩個箱子拖到門前。一個頭髮斑白、愁眉苦臉的波蘭婦人已經蹲在那裏，縮成一團。門前還有一大袋用牛皮紙袋裝着的麵包。她是來買麵包的。

「這麼晚還不開門？」

「現在才六點十分，」普伯說。

「冷死了，」她抱怨說。

他用鑰匙開了門，讓她進去。平常他把牛奶箱子拖進去後，還要點煤氣爐。但今天那個波蘭女人等得不耐煩了，普伯就把袋子裏的麵包倒在櫃檯上的鐵絲籃子裏，給她挑了一個沒有芝麻的，切了片，用白紙袋裝起來。她把麵包放在繩子結成的菜籃內，然後掏出三分錢，擺在櫃檯上。普伯在那個老得吱吱作響的現金出納機上記了賬，把剛才裝麵包的紙袋攤平摺好後，就把門外的牛奶箱子拖了進來，把一瓶一瓶的牛奶放到冰箱的下層。他把鋪子前面的煤氣爐點上後，又跑到鋪子的後面去點另外一個。

他在一個舊得污黑的搪瓷壺子裏燒了咖啡，啃着麵包，不問滋味如何的呷着咖啡。把鋪子打掃清潔後，他就等樓上的住客尼克·費蘇下來。尼克是附近一間修理汽車工場的技工，每天早上約莫在七點鐘左右下來，買兩毛錢火腿和麵包。

但是前門一開，進來的卻是一個十歲的小女孩。他的心一沉。

「我媽媽說，」她說：「問你肯不肯賒給她一磅牛油，一條黑麥麵包和一瓶白醋？明天給你錢。」

他知道她母親是甚麼人。「不再掛賬！」

那個小女孩哇的一聲，哭了出來。

普伯給了她四盎斯牛油，一條麵包和一瓶醋。在舊櫃檯上，靠近現金出納機附近，有一處劃滿了鉛筆痕的地方，在「醉婆娘」的名下，他記下了一個金額，加起來，總數是二元三分。他從來不奢望能收回這筆款項。但是愛德要是看到這個新數字，一定又會囉嗦一番，所以他把新數字四毛二分擦去。用四毛二分來換他僅有的一點清靜，也是值得的。

他在鋪子後面的一張圓木檯旁邊坐了下來，聚精滙神的看着昨天出版的猶太人看的報紙，那是他曾經一字不漏的讀過的。鋪子前面和後面隔着一堵牆，牆上開了一個窗洞，普伯不時透過這個窗洞，看有沒有人偶爾走進店子裏來。有時他正看着報紙，舉頭一望，看到顧客靜靜的站在櫃檯面前等他，往往嚇得一跳。

現在，這間鋪子看來，就好像一條又長又黑的地道。

普伯嘆了一口氣，又再等。等生意上門實在不是辦法。生意不景就是不景了，等也沒用。

一個工人走進來，買了一罐一毛五分錢的挪威沙丁魚。

普伯又回到老地方去等。二十一年來，這店子改變得很少，只粉刷過兩次和換過一次架子而已。鋪子前面的老式雙層窗戶，他倒是叫木匠改裝成一個大的單層窗戶。十年前，掛在外邊的招牌掉了下來，但是他一直沒有換新的。有一次，生意好了一段時期，普伯就把木冰箱拆了，換了一個白的電冰箱，放在與舊櫃檯平排的地方。他常常靠着冰箱，凝視窗外。除此以外，鋪中一切依舊。許多年前，這是一家以賣熟食為主的熟食店。現在雖然仍零星星的賣點熟食，實際上卻是一間破雜貨店了。

半小時過去了，尼克還沒有來，普伯便站起來，走到掛在窗前的一塊啤酒廣告牌後面站着。除了這塊廣告牌外，他的前窗，可以說空空如也。過了不久，屋子的大門開了，只見尼克穿了一件手織的綠色粗毛線衣走出來。他在街外轉了一轉，不多久就走了回來，手裏拿着一袋從雜貨店買回來的物品。尼克看到站在窗口後面的普伯的神情，但他沒有看多久，就一溜煙似的直奔上樓，砰的一聲關上了門。

普伯凝神望着街上。他突然興起了一個念頭：如果我能像小的時候一樣在街上玩多好，總之不用關在屋子裏面就成了。但外面颯颯的風聲嚇怕了他。他又想到要把鋪子賣掉，但誰會

買呢？愛德老想着賣它，一天到晚念念不忘的想着要賣它。想到這些，他不禁苦笑起來，雖然他實在一點笑意都沒有。既然把鋪子賣掉是絕不可能的事，因此他極力制止自己不去想它了。但有時他在櫃檯後面喝着咖啡，禁不住又會興起賣鋪子的念頭。

不過，要是他出人意表的把鋪子賣掉了，他能到哪兒去呢？他一想到自己無藏身之地的情景，心中就忐忑不安。他幻想着自己站在街上，不論陰晴寒暑，讓風吹雨打，讓雪在頭上結冰的情形。唉，好久好久沒有在街上消磨過一整天了。小時候，他老愛在鄉下滿是泥濘和車轍的街道上跑來跑去，或者穿越田野，或者和別的孩子在河裏嬉水。但是長大後，來到美國，他一直就少有見天日的機會。起初，他靠一輛運貨馬車過活，當然有到外面跑跑的機會，但是自從他開了店鋪，就再沒機會了。在店裏工作，可以說是墳墓裏生活。

送牛奶的人，身壯力健，把貨車開到他鋪子的前面，匆匆的跑進來，拖了一箱空瓶子出去，回頭又拿了兩瓶半品脫的奶油進來。他走後，肉食批發商奧圖·福加爾跟着進來，他是一個心思滿面的德國人，手上拿着一個油膩膩的籃子，盛着燻香腸和一串小紅腸。普伯用現款跟他買了燻香腸。跟德國人做生意，他是從不掛賬的。奧圖拿着小紅腸走後，送麵包的來了，把三條新鮮的麵包拿來，換去了三條舊的，他是一個新手，甚麼話也不說就走了。然後，一個叫李奧的賣糕餅的人進了來，匆匆的往擺在冰箱上面的糕餅盒子一看，說：「莫理士，禮拜一見。」

普伯沒有睬他。

李奧猶疑了一下，說：「到處都這個樣子的了。」

「這裏卻最壞。」

「禮拜一見。」

附近一個年輕的家庭主婦，買了六毛三分錢的東西。她走後，另外一個又進來，買了四毛一分貨品。他終於做了當天的第一塊錢現款的生意。

賣燈泡的小販白拉柏，將他那兩大紙盒子燈泡放了下來，躡手躡腳地從後門走了進來。

「裏面坐，裏面坐，」普伯招呼他說。他泡了茶，倒在一隻大杯子內，還加了塊檸檬。白拉柏舒服的坐了下來，連大衣和便帽也懶得脫下，咕嚕咕嚕地喝着熱茶，喉核一上一下地翻動着。

「生意還好嗎？」普伯問。

「不好，」白拉柏聳聳肩說。

普伯嘆了口氣。「你的孩子怎樣了？」

白拉柏心不在焉的點了點頭，然後就拿起猶太人看的報紙來讀。十分鐘後，他站起來，渾身搔了一陣子，就提起了用晾衣繩網着的兩隻紙盒子，揹在瘦削的肩膊上，離開了。

普伯目送他走出去。

真是家家有本難唸的經。

午飯時分，愛德下來了，她已把房子上上下下打掃清潔了。

普伯站在破沙發前面，從後窗望出去，看着後院。他在想念着兒子伊佛瑞恩。

愛德看見他眼睛都濕潤起來了。

「別再想了，好不好？」可是她自己的眼睛也濕了。

他走到水槽，用手掌盛了點水，把臉孔埋在裏面。

「那意大利鬼，」他說，一邊把臉擦乾：「今天早上到對面的鋪子買東西。」

她很氣。「這就是你租給他五個房間，只收二十九元的結果，好使他當着人家丟你的臉。」

「但我們的房子是沒有熱水供應的啊！」他提醒她道。

「你不是裝了煤氣爐麼？」

「誰說他丟我的臉啦，我並沒有這樣說。」

「你沒有說了甚麼冒犯他的話吧？」

「我？」

「那他為甚麼跑到對面去買東西呢？」

「為甚麼？為甚麼？你為甚麼不自己去問他？」他氣憤地說。

「你一共做了多少生意？」

「別提了，」

她把臉避過去。

他心不在焉的擦了一根火柴，點了一根香煙。

「別抽煙啦，」她嘮嘮叨叨的說。

他深深的吸了一口，用姆指甲把煙頭截下，然後急急忙忙把